

文學洗滌我的心靈

●謝森中（中華經濟研究院董事長）

清茶一杯擺龍門陣

在我的書架上，除了專業的財經、農業方面的書籍之外，最多的，就是歷代詩詞方面的書了。

我與文學的淵源頗深，我出生在廣東梅縣鄉下，曾祖父是清末進士，曾經任職江西等縣知事。在當時整個農村的環境裡，我們算是很少數的讀書人。我於讀完初中後，曾在家鄉一位溫秀才的私塾學習古書一年，唐詩宋詞特別留給我深刻的印象，因此讀高中時，我的古文已經有了點底子。也就是小時候奠下的基礎，讓我在日後漫漫的人生長路中，有了心靈的依靠。

民國二十八年夏天，我參加全國大學聯合招生統考，放榜後錄取中大。中央大學原址在南京，抗戰時遷至重慶郊外的沙

坪壩，因受土地限制，校區十分擁擠，建築物連接緊密，材料也因陋就簡，有些教室屋頂是稻草做成的，然而景色怡人，沿嘉陵江邊，點點船舟陪襯著船夫的叫喊；

隔著江望過去是流水潺潺的磐溪，均是中大師生假日遊憩的好去處。我記得中大藝術系老師、也是著名畫家徐悲鴻先生，在磐溪上的一片稻田中建了一精緻小屋，與他年輕的學生夫人共享田園之樂，不脫藝術家風格，他這段師生戀，在沙坪壩傳為美談。年輕的學子看在眼里，難免有「心嚮往之」的想法。

四川的茶館很特別，值得一提，茶館只用竹製靠椅，可自行調整高低，或坐或臥，有小桌子一張置茶器。常有學生三五人，到茶館海闊天空窮聊天（我們稱之為「擺龍門陣」），坐上半天只叫一杯茶，

侍者仍滿面笑容地為客人服務，場面輕鬆自在。

我在中大讀書及教學，前後共計八年，四年大學農業經濟系畢業後入研究所，攻讀碩士學位二年，後留校任講師又二年。沙坪壩的歲月，雖然生活清苦，卻志氣高昂，深受所謂「重慶精神」的感召，還有中大校長羅家倫先生所著《新人生觀》對我們青年學生的鼓舞和影響。離開中大已數十年，遙想嘉陵江上的清風，磐溪的流水，心中仍然依戀不已，我曾順手寫出每首四句的打油詩十首，聊表懷念，節錄二首如下：

沙坪壩上好風光，
中大八年歲月長；
春去秋來冬又至，
寒窗學子鑽書房。

戰時學生艱苦嚙，
功課迫人上書房；
清茶一杯龍門陣，
偷來半日書生狂。

抗戰勝利後，中大正式在南京復課，誠是一大盛事。南京為六朝古都，自然風光及歷代古蹟，皆甚可觀。在中學歷史、地理課上，極多描繪，詩詞中歌詠金陵者，更是不勝枚舉，因此我早對金陵故都十分嚮往。中大校區位於成賢街底，成賢街附近有朱雀橋及烏衣巷，唐朝詩人劉禹錫的七絕詩曰：

朱雀橋邊野草花，
烏衣巷口夕陽斜，
舊時王謝堂前燕，
飛入尋常百姓家。

對於此地有傳神的描述。玄武湖離中大校區不遠，湖甚大，岸邊楊柳，蓮荷婷婷，韋莊的〈金陵圖〉，充分道盡了玄武湖風光：「江雨霏霏江草齊，六朝如夢鳥空啼，無情最是臺城柳，依舊煙籠十里隄」。

我亦草就俚句應和：
玄武湖邊乘晚涼，
槳聲響處荷花香，
金陵風景堪留戀，

兩岸垂楊十里長。

同樣地，杜牧〈泊秦淮〉描繪南京秦淮笙歌：「煙籠寒水月籠紗，夜泊秦淮近酒家，商女不知亡國恨，隔江猶唱後庭花」。我也寫了「秦淮河上畫舫多，船上簫影婆娑，夫子廟前花似錦，雙雙攜手聽笙歌」，與之呼應。

詩詞歌賦心靈改革

中國五千年的文化，經過歷史洗禮，留下了膾炙人口，感人至深的篇章，從文學作品中，我們看到了時代的興衰變遷，看到了人在幽暗中流露出的真情至性，看到了詩中有畫的自在情境，李後主「垂淚對宮娥」，蘇東坡說「月有陰晴圓缺，人有悲歡離合」，「但願人長久，千里共嬋娟」，李白「輕舟已過萬重山」，都令人讀之再三，回味無窮。

一篇好的文章，一首好的詩詞，能使心情昇華。我特別覺得，學習文學以外門類的人，諸如工程、科學、農學或醫學，更應有一定限度的文學訓練與陶冶，比較容易享受人生。即使遇到挫折，也容易在文學中找到情緒的出口。我們常會提問：人生的價值何在？可能各人看法不同，有

人追求名，有人追求利，但我覺得，名利是身外之物，都只是人生過程中的手段，而非目的；必須更重視的是心靈改革，而文學，最能發揮作用，影響人心。在現在愈趨功利的社會，文學的調劑就更形重要了。文學的形式在每個時代，均能不斷推陳出新，表達時代的意義，題材也包羅萬象，中國文學所累積的成就甚為可觀。比如我們耳熟能詳的《三國演義》、《水滸傳》、《紅樓夢》等古典小說，透過現代藝術、戲劇或多媒體，展現了更為豐富的面貌。

此外，宗教上的經典作品，也是文學的表現。許多佛教的經典或基督教的《聖經》，都是人類文化的瑰寶。過去我任職中央銀行總裁時，工作的壓力較重，決策上往往面臨很大的挑戰，經常藉著讀《聖經》、禱告而得到力量。我很喜歡《聖經》裡的一句話：「凡勞苦重擔的人，都到我這裡來，我就使你得安息！」這使我想起「舉重若輕」這句成語，你明明舉起很重的東西，卻不感覺重，反而覺得輕，這是非常可貴的心靈修養，很不容易做到，也只有通過文學的洗滌，才能達到這樣的境界。